# 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黄昭宇[1], 杨雪慧[2]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 100081；2.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部，北京 100091）

[摘要] “国际安全”的概念是从“安全”扩展而来。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都是由国家赋予的。国际安全在价值内涵上可以说是安全、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深化，包括实践价值和认知价值。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国家追求的国际安全是国家之间在客观上没有安全威胁，且必须借助物质条件和手段。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人士尤其是决策层对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情感规定着国际安全的价值、政策与实践。要实现国际安全目标，需要宏观长远的战略思考和保障性的安全政策。其关键是，认清安全的本质，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权利观，以发展求安全、促安全，并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来；处理好内部发展问题，协调好外部关系，在应对安全问题时综合治理，并以对话求协调、促合作，增进人类和谐。

[关键词] 国际安全；价值内涵；安全相互依赖；发展多样性；人类和谐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2)05-0086-07

自 2010 年以来，尤其是在 2011 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从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如强化美日韩同盟、高调插手南海事务、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驻军澳大利亚等，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2012 年初，美国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 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宣布和确认了美国战略重心返回亚太的事实。[1] 不少人认为美国此举是为了对付中国，[2] 甚至有人将之视为对中国的安全威胁。[3] 美国战略重心返回亚太，的确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对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构成压力和挑战，但尚未对中国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由此再次提出了国际安全是什么和安全保障何在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讨论，以期为认识美国战略重心返回亚太地区和国际问题新动向提供另一种视角。

## 一、国际安全的含义

“国际安全”从词语和意义上看皆源自“安全”。“安全”现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种基本价值。一般认为，安全是人类社会有序存在的前提条件。[4](P.24)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界，“安全”通常是指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价值都是由国家赋予的。由此，安全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而且本质上是主观的。以安全为目标的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物质力量和强力手段，但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和谐的安全观念与和谐的国内外秩序。国际安全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演绎出来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那么，“国际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内外对此并无一致的定义。通过考察“安全”的含义，可以知道“国际安全”的概念是从“安全”的概念扩展而来，认清国际安全的指代意义。国内外对于“安全”有无数种解释。这里主要考察其在英、中文里的含义，它们并不完全相同。英语中的“安全”是“Security”。“安全”的含义，是指面对危险、伤害和犯罪而受到保护的状况，大体上类似于“Safety”，但更强调受到保护以免除源自外部的威胁；[5] 另外还指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6] 据新近的通俗解释，“安全”有16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是“处于平安，没有危险或威胁，免于受伤、损害或损失的状况或状态”。[7] 在汉语中，“安全”一词可以追溯到古代，实际上是“安”和“全”的合成词。其基本含义原为完全的平安、与人和好无争，后来演变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8](P.113/P.803) 综合中英文关于安全的内涵可以发现，指代比较一致的是，“安全”是呈现出以下状态的客观事实或者感觉到存在这种状态的主观认知：平安、没有危险或威胁，和平、无争斗，免于受伤、损害或损失。

学术研究者对于“安全”的解释与此大体相近。那就是，“安全”是指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9] (P.27) 美国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就明确区分了安全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含义。他认为，安全是“一种价值”，“在客观意义上指不存在对已获价值的威胁，在主观意义上指不存在对这些价值会遭攻击的恐惧”。[10] (P.485) 国家自诞生之后，就一直面临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需要保障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国家安全。由此，所谓的安全必指国家安全。早在17世纪，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指出，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捍卫人民“免遭外来者的侵略和彼此间的伤害”，国家只要敏锐地感到不安全，就会采取“一种角斗士的姿态，彼此盯着，互相把武器对准另一方”。[11] (P.187-188) (P.1-2) 在当代，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雷蒙德·阿伦 (Raymond Aron) 认为，就国家关系而言，政治是指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可能威胁下的生存。[12] (P.7、64-65)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说得更确切：安全一般是指显示“保卫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目标是“寻求没有威胁”，其“底线是生存”。[13] (P.431) 但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安全”含义的众多解释都没有解答安全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包括威胁的对象是什么、谁构成威胁、谁采取什么手段来应对这些威胁、谁为应对这些威胁支付成本等。巴里·布赞在建构新安全概念框架时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安全的指涉对象和安全的必要条件，[14] (P.10-11) 就是上述除了谁构成威胁之外的三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回答一直是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此衍生出来的“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概念。[15] (P.13-14)

“国家安全”概念的出现却是20世纪的事，至今仅有60多年。据彼得·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考证，“国家安全”概念源于美国，最早出现在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3年的专著《美国外交政策》[16] 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被广为使用。[17] (P.2) 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一国的安全事务与他国和世界的相关性日益紧密，国家安全越来越具有国际性乃至全球性的特点，从而成为国际安全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安全”就是国际间的安全，“国际安全”就是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不同理论流派对此都是认可的，尽管它们在解释国际安全的内涵时有不同的侧重点，有时分歧还很大。从范畴看，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都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是指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安全；非传统安全是指军事、政治和外交安全之外的安全。传统安全的范围是固定的，非传统安全的范围则比较宽泛。从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概念流变过程可以看出明，三者在外延上并无根本区别。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二、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

国际安全在价值内涵上可以说是安全、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其价值内涵包括实践价值和认知价值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国际安全的两种属性即主观性和客观性上。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安全的客观属性上。国际安全的客观性是指，若干国家之间的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一种事实，不以人的认识和意志为转移；其特有属性是“客观上没有危险”。[18] (P.18-20) 换句话说，若干国家在领土、政权、民众和文化价值等方面是否遭遇武力侵犯或武力侵犯的威胁，若干国家是否面临内部动乱或内部动乱的危险，若干国家是否有足够强的实力抵御或者应对外来侵略或者内部动荡，都是可以见证或者度量的，或为客观现实。国际安全可以通过实践变成现实，或者国际安全威胁和问题可以通过实践加以应对和解决。最典型的是传统的军事安全，它几乎是通过保持和审慎使用军事力量，防范和抵御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国际安全的这种实践价值是由其历史性决定的。国际安全作为一种客观状态或者说作为国家政治行为的一种目的，自从国家诞生和国际关系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伴随着国家的兴衰、强弱和国际关系的演进而变化。所以，安全不仅在国家内部成为头等大事，而且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

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体现在国际安全的主观属性上。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对于生存威胁的感知和恐惧注定了国际安全的主观性，使国际安全具有了认知价值内涵。

其一，国际安全反映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人士对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情感。国际安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国家和国际间是否安全主要由政府判定，国际安全的决策和实践也主要是由政府主持。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对于某个主体是否面临生存威胁、应该如何获得安全以及获得什么样的安全，不同的安全主体就有不同的推理、判断，它们运用的理论和事实依据也不同。因此，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由于个人原因及所属政党和阶级的不同而在情感、认识、思想上存在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安全观及安全战略与政策，以致影响到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走向。从宏观视角看，自国家诞生以来包括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在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导下，国家无限追逐权力、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广泛传播并占了上风，安全一直局限在“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上，而且两者密切交织、相辅相成。与此相适应，安全的关注点是国家以及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所进行的斗争。因此，“安全研究的焦点是战争现象，研究安全也就成了“研究军事力量的威胁性使用和控制”。[19] (P.211-239) 这种长期受到关注的“安全”指的就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军事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安全，其根本问题是战争和战争威胁。故而，直到冷战结束之时，国际安全并未受到重视。非传统安全凸显尤其是冷战后，对安全本质的认识并没有改变，安全追求以权力和实力为主的局面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安全威胁的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安全的主体和指涉对象囊括了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组织、个人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国与国之间更加强调协调与合作，日益重视多边安全和共同安全。由此，国际安全几乎取得了与国家安全同样重要的地位。目前，在全世界，国际安全受到普遍的关注，成了学界研究、政界关注和国家追求的对象。从微观视角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在判定什么是国际安全、如何保障国际安全的问题上，差异性很大。撇开具体国别不说，单从区域来看，欧洲与亚洲的国际安全观就迥然不同。欧洲曾经是世界老牌殖民国家聚集的区域，在其全盛的 19 世纪一度占有或者拥有全世界大约 1/3 的土地、2/3 的国际贸易、3/4 的商船和 4/5 的军舰，但是区域内国家之间纷争不断、战火连绵，进而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二战后，各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全，竭力支持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其间，欧洲特别重视并努力谋求区域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安全，各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都被纳入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框架之内。欧盟于1993年诞生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成了其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囊括全区域的安全机制。但是，亚洲的安全形势却颇为落伍，许多国家深受传统安全思维的禁锢。冷战终结后，亚洲的冷战体制还在继续，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仍未结束，为因应冷战而产生的美日、美韩、美菲（菲律宾）军事同盟保留至今，加上日本侵略历史问题、领土和领海之争未决，域内一直笼罩着国家之间军事对抗的阴影，政治互信很困难，就连东盟成员国之间也不时出现龃龉和冲突。该地区传统安全威胁超过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实践占用了非传统安全实践——如深化经贸合作、共同反恐以及打击走私和贩毒——的机遇和力量，迟滞了国际安全意识的培育，遑论统一的安全机制。

其二，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一样，其价值是人为赋予的。国际安全因此具有明显的主观建构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甚或同一国家不同届别的政府由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和对于威胁的不同感受，时常会夸大甚至制造出一定的安全威胁，因此有了特定的国际安全政策和实践。美国在不同时期就为自己寻找或者建构起不同的“敌人”或“对手”，如共产主义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后的中国等。但是，实际上，共产主义和苏联、中国都不曾真正对美构成安全“威胁”，反倒是过去不曾显眼的一股力量——恐怖主义在冷战结束近十年的时候对美国本土发动了袭击，严重损害美国安全，终结了美国“安全天堂”的神话。美国外交事务评论员戴维·罗思科普夫（David Rothkopf）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无休无止地寻找敌人。但是真正的危险在美国国内。”[20] (P.211-239) 其间，美欧对于中国的恐惧和判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从反面印证了安全威胁的主观建构性。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日益减弱、好感上升；而欧美许多左派政党乃至由左派执政的一些国家则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故而对中国日益不满，甚至视中国为“威胁”，与害怕中国崛起的右派势力一起鼓噪起了“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中国还是中国，而且对外日益开放、对西方日益透明和友善。西方社会关于共产主义是否苛政、关于中国是否构成安全“威胁”的论调则时有变化，具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类似的情况是，苏联一直以美国为敌，视美国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这个庞大帝国的解体并非因为美国的威胁，却是因为其内部分裂；其后继者俄罗斯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向美国和整个西方靠拢的外交战略。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在冷战时期曾经视美国、苏联为最大威胁，全国上下齐声反对“美帝”、“苏修”两霸，但是后来都戏剧性地实现了和解，先后与美国建交、与苏联恢复正常化关系。近年来，美国战略重心返回亚太，有人将它看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其中更具臆想色彩；实际上，美国这一举动只是一次战略调整，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而非外部、主要目的是为利己而非害人，并非为了威胁中国安全，与其说它有针对中国的意味，倒不如说它更可能令亚太地区某些国家误判并起而浑水摸鱼。对此，正如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不要看成不得了”，“也不要看成无所谓”。[21] 中国应该、也有可能使之化为中美合作的新机遇。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涉及核研发。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实行不同的对外战略，更由于与西方的关系存亲疏之别，以色列与朝鲜在坚持发展核武器的时候就在国际上遇到了不同的评论和对待，它们是否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举例称，英国和朝鲜同时拥有核力量，但是美国感觉中的威胁者只是朝鲜核力量而非英国核力量。[22] (P.28-29) 这同样是西方始终咬住伊朗核问题的症结所在。

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国际安全中的泛安全化动向越来越明显。一些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事务经过“安全化”的话语过程，被贴上“非传统安全”的标签，以示与传统安全相区别。[23] (P.33,36)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冷战后，这种现象日益增多，国际上出现了许多关于安全的新词语和新概念，如食品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电信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宗教安全等。有些国家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缅甸努力使宗教政治化；另一些国家如法国、美国则不然。有些国家如苏联、伊朗决心将文化作为安全化的对象；而另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却非如此。这些案例中的问题（特别是在环境领域）已经戏剧性地脱离了非政治化范畴，从而面对双重的问题：不是被政治化就是被安全化。许多本来并非安全问题的议题进入政治议程，经过安全化话语过程，就建构成了安全问题。这是实践中的安全扩大化。

在学术研究中，安全扩大化的情况更明显，因此，对于国际安全与安全、国家安全等概念的争论与修正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非传统安全”这个概念所指涉的问题是否完全属于安全问题尚无定论，但是许多学者还是将它用于囊括除战争之外的一切安全领域，将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归入非传统安全问题，存在人为“泛安全化”的倾向，反而可能引发现实中的紧张甚至冲突，[24] (P.51-59) 违背追求“安全”的初衷。这是理论上的安全价值泛化。

## 三、国际安全的实践路径

当代世界安全扩大化的实际情况和价值倾向不只是显示出国际安全的价值建构特点，更强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悖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越是发达，人类的不安全感越是深重。这个悖论反映了物质因素与安全保障并非必然成正比例关系的客观现实。这种非正比例关系仅在军事安全上就能得到充分印证。古往今来，如果一个国家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不断生产和更新武器，个中原因无疑包括缺乏安全感的因素，它在客观上必然加剧相关国家的不安全感，进而引发局势紧张、对抗甚至冲突。因此，有矛就有盾。只要有一种进攻性武器问世，必然引发防御性武器的诞生。核武器于1945年首次在美国问世并用于对日作战后，苏（俄）、英、法、中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相继成为拥核国家，其后以色列和朝鲜也在核开发上取得突破，只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再无国家使用核武器。为了防止由于使用核武器而导致相互毁灭，世界大国尤其是美、苏（俄）一直在谋求有效地防御核袭击的手段和技术，两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部署反导弹系统，1972年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谈判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时，国际社会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于1996年9月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期防止核扩散。然而，地球上空的核恐怖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内涵表明，国家追求安全的内在动力是受到威胁的认知，即不安全感。往深处说，不安全感其实是一种心病。这种心病源于心不明和心不安，必需心药医。因此，国际安全的实践路径从根本上说在于宏观长远的战略思考，辅之以保障性的安全政策和措施。

就战略思考而言，关键是要认清安全的本质，着眼于去除不明心。首先，安全的本质就是生存和发展，如果在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去追求安全，无异于舍本逐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越是不牢固，国际国内形势就越是动荡不稳的，安全就越是会转化为不安全。这是安全的动态性。其次，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国的安全问题相互关联。国家之间的安全具有相互依赖性，需要各有关国家合作推进、相互成全，否则，越是单方面加强物质实力、发展武器以谋求绝对安全，就越是会引发对立和对抗，从而导致绝对的不安全。这是安全的相对性。因此，在观察和判断国际安全问题时，各国必须运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必须努力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权利观，一是从对实力和实力使用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以发展求安全、促安全；二是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和权力政治观，节制国家的利益至上和追逐权力之欲望，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来，坚守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互利互惠的底线。

就政策措施而言，国家的最大要务是对内处理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对外协调好与各有关国家的关系，如此一来诸般事项皆会大体亨通，国家几乎不可能面临重大安全威胁。国家没有面临重大安全威胁，即意味着国际安全的目标基本实现。至此，不安心基本上可以驱除。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5]如果面临主观建构中的安全问题，当事国应努力解构，尤其要防止伪安全命题的恶性炒作以免其变成政治议题。如中国认为，南海争端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东盟地区论坛不是讨论该问题的适合场所,因此,中国反对人为炒作该问题。[26]这是一种解构，如能同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磋商，无疑有助于增信释疑，对淡化乃至最终消除安全恐惧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即使遭遇事实上的重大安全威胁，亦应在战略上予以藐视，而在战术上予以重视。从点上看，鉴于安全问题与其他问题同生共长、相互交织，而且通常都有复杂多样的根源，在具体应对时必须综合考虑、慎重权衡；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综合治理，需要经济、政治等多种方式并用，军事途径和军事手段应是最后的选择，但在必要时刻应该勇于显示实力，予以严厉打击，让麻烦制造者、威胁实施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慑止其再次寻衅。从面上看，为了消除安全威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积极而有意义的行动,比如减少使用武力、推动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以消除紧张和冲突危险、增进相互信任，而不是耀武扬威、比拼家底。单边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甚至招致更严重的恶果。正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27]鉴于非传统安全的地位上升、问题突出以及安全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社会交往的基础性，国际安全主体间应该首先选择以交流和沟通为主要内涵的对话，进而开展双边、多边的协调与合作，通过强化相互依赖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国际安全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础的，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安全。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和认知价值反映了国际安全兼具主观性、客观性。因此，国际安全不仅需要有物质力量和强制手段作为保障，而且作为政治议题是可以人为地加以建构和解构的。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有责任、有条件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尊互信，并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从而为保障国际安全做出贡献。就国家的安全实践而言，国际安全的保障不只是基于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尤其需要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互利合作。从根本上说，这就需要世界各国树立和谐与相互依赖的安全观念。从可行性看，国际安全保障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促进人际相互关系与天人相互关系的和谐，尤其要放眼全球，在人类各种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恪守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信任的准则，摆脱自利和斗争的惯性思维，超越实力至上的功利主义。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面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各种问题时，要冷静观察、判别和解构伪安全问题，而不该、也不能轻易地启动应对机制，以至于将伪安全问题制造成真安全问题，给国家、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严重危机。如前文所述，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而且非常惨痛。近年来，国内外不断热炒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的话题，也似要将美国自身的战略调整问题炒做成威胁中国等国家安全的国际安全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与其去无谓地担忧这样那样的安全威胁，不如起而行动，在坚持发展自己的同时，努力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从理论、认识和舆论上解构伪安全问题而使之非安全化；二是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与有关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并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可能危害中国安全的任何事端，尤其应在必要时显示实力，有力打击针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者和麻烦制造者。正如中国先圣两千多年前所教导的那样，“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Jim Garamone. Obama: Defense Strategy Will Maintain U.S. Military Pre-eminence[DB/OL].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6683.

[2] 中国战略思想库.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DB/OL].. http://www.macrochina.com.cn/sixiangku/2012/201204.shtml；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12(4)；江凌飞.现实中国的国际安全困境及其挑战.当代世界，2012(6).

[3] Rick Rozoff. Aemerica Threatens China: Pentagon Prepares for Confront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R]. Global Research, Canada, 2012-06-03.

[4] 李少军.论安全理论的基本概念[J].欧洲，1997(1).

[5] Security[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urity.

[6]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Z/OL]. Unabridged, G. & C. Merriam Company.

[7] Security[EB/OL].http://ardictionary.com/ Security.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9]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M]. Cambridge Press, 1999.

[10] 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4).

[11] Thomas Hobbes.Leviathan[M]. Penguin Books, 1968；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2] Raymond Ar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Theory of Peace and War[M]. Anchor Books-Doubleday, 1973.

[13]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J].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1(3).

[14] Barry Buzan. People , States and Fear[M]. Chapel Hill, N. 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83.

[15]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16]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Shield of the Republic[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43.

[17] 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London: Routledge,1990.

[18] 刘跃进."安全"及其相关概念[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3).

[19] Stephen M. 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2).

[20] David Rothkopf.The Enemy Within[J]. Foreign Policy, 2012(05/06).

[21] 中国军方首度回应"美军60%战舰部署亚太"[EB/OL]. http://news.ifeng.com/mil/special/xianggeliladuihua2012/content-3/detail_2012_06/02/15004170_0.shtml.

[22]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23] Barry Buzan,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ed.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M].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24] 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J].外交评论，2008(3).

[25] 论语·学而第一[Z].四书五经.北京：线装书局，2002.

[26]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7-11.

[27] 道德经·第三十[Z].四书五经.北京：线装书局，2002.


（责任编辑　双木）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